姻緣之路

沙千夢

年輕時，我們人人都有自己的夢想，自己的願望。

我的夢想是成爲一個作家，愛一個不平凡的男人，與他白頭到老。

我十三歲開始投稿，幾十年來，都沒有停止過寫作，但我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的作家，因爲才能有限。

既然盡我所能的努力過了，我自沒有遺憾。而且，在寫作的過程中，自己已有了一種收獲感，所以更加的知足。

我想、我做、我收獲，事情十分簡單。

但是，我的另一夢想，愛情與婚姻，却道路崎嶇。它不能僅憑個人的努力，就可以如願。人與人好像有宿世的因緣，或聚或散，或親或疏，並不會由自己安排，冥冥之中，好像爲你主宰。

很多人能一帆風順地戀愛稱心、婚姻順利、夫妻白頭到老、感情始終如一、兒孫滿堂、榮華富貴，顧盼自豪，毫無缺憾，我沒有這種福份。

我的姻緣之路十分曲折，算得到了一個理想的對象，完成了一樁美滿的婚姻，我的人生應是一無遺憾的。

許多父母因爲兒女愛上不該愛的人而擔心，其實這是不必要的。緣來自有它的道理，你想拆散他們，他們會團結得更堅固，你只有隨他們去了緣，當他們一旦緣盡，自會分開。到他們應該分開時，冥冥中也常會有一股力量來促使他們分開。

根據我的親身經驗，我是不能不信「緣份」這兩個字的。

我和家庭代訂的婚姻，沒有緣份。

在我初成長的那個時代，婚姻自由的風氣，在大都市中已經展開，但是在小城鎮和僻遠的地方，兒女的婚姻始終沒有把我許出去。我自己却很高興，因爲我一早就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我的初戀開始得很早，早在十一二歲的時候。他是一個比我大三歲的男孩子，是親戚們最稱讚的一個好青年。他有一頭天然的鬈髮，很整齊的是大波浪，他有一對明亮的夢一樣的大眼睛，目光灼灼的永遠在凝視我。

他和我是親戚。他的母親弟妹，一度住在我們蘇州家裡，他和他的大姐，一向在上海寄宿，因此在寒暑假回家時，大家見到。

我平時是他母親掛在嘴上不斷稱讚的人；他回家後，我母親也把他掛在嘴上不斷稱讚。我和他，門戶相當，年齡相當，却偏偏輩份不相當。他母親是我的大表姐，他是我的表外甥，我是他的表姨母。

我們小小年紀便一見傾心，他寫了不少情詩藏起，被他的姐姐發現，取出來公開朗誦，引得他既搶又奪，面紅耳赤。我不敢確定那些情詩是否爲我而寫，只知道他不斷凝視我的情形，很不尋常。

我們從不交談，因爲彼此都非常敏感，既然大家含情脈脈，就加倍戀覺害羞。單獨相對，更是手足無措。

男孩子終究比較勇敢，他在我進入中學寄宿以後，便大膽地給我寫信，信中熱情如火。到那時，我才知道當我暗戀他時，他也在暗戀我了。那些詩，原來都爲我而寫。

他在信上說他十分害怕，怕總有一天，有人會把我從他的手中奪去。他說我們中間有一條鴻溝，指的當然是我們的輩份關係，因此家庭和社會，都不會容許我們。

如火如荼的戀愛維持了整整七年，他大學畢業，去了北方工作，終於和別人順理成章的結了婚。

如果我們不是注定不能結合，我的婚姻之道，便會是一條平直的大道，不單一早就能嫁得如意郎君，而且相信和諧到老，絕無問題。

我和他有緣，無份。緣，也只是空中的緣，紙上的緣，連交談的緣都沒有。

難得有一次，我們剛能單獨相對，但就在他剛踏進門的同時，我的父親竟路遠迢迢正好來到，就此失去了這惟一交談機會，緣淺竟淺到如此！

更奇怪的是即使在夢中，我也總見不到他，每每夢到他回鄉了，滿懷希望的趕去見他，却都是人去樓空。徒增惆悵。

他屬於另一個女子—她和我同歲，同臉型。由於我們有親戚關係，所以他們的消息，我常常可以聽到。他們的年庚八字在紅帖子上面，經媒人送這家，送那家，但總沒有一次不被退回。退回來的時候，家家都有相同的理由：與男孩子的年庚八字不合，有沖尅。

我父母把算命先生一個一個分別請到家裏，他們却都說我的八字很好，不會尅夫。我父母很不明白，爲什麼那麼多人家，就沒有一家的男孩子，不與我沖尅？這種情形，在我的親戚之中，很少發生。

我是一個始終沒有被「門當戶對」的人家要去的女孩子。

其中有一次，我的年庚八字剛被一個人家退回，我就在由學校回家的輪船中，與對方的那個青年初次遇見了。那青年在見過我以後，堅持要他的父母立刻追回我的年庚八字，他父母被他逼得無法可想，只有請媒人再來我家，說明一切。這次是我的父母不答應，因爲既然有沖尅，當無再許之理。

我的堂姐、表姐，都坐到大紅花轎，只有我一個沒有。她們出嫁時都很幸福，但她們後來一一成了共產黨鬥爭的對象，受了很多的罪，吃了很多的苦，只有我一個僥倖與她們不同。冥冥之中好像安排了免我受這種罪，所以才沒有人家要我。

我父母爲我費了很多心，夫婦感情極好，有一大群子女，他是一個溫柔體貼的好丈夫，兒女的好父親。

不幸他只活到五十多歲，便因腦充血而去世了，從此我更與他人天兩隔，相見無望。

我十八歲時和他匆匆一見，再沒想到那次便是兩人的永訣。無緣如此，只有相信那是一種定數。

十八歲以後，我進入蘇州一間專科學校。男女同學，父母又在家鄉，沒人管我，男同學對我似乎都有好感，但我與他們無緣，看不中任何一個。每逢有人獻殷勤時，總嚴厲拒絕，這學校造就了別人一對對婚姻，沒我的份。

以後，我一步踏入社會，認識很多精彩的男人，又只是徒然的大家欣賞大家一番，便無緣而散。

忽然，我和一個不該愛的人相愛起來了，是初相見便彼此震動，一如磁的吸鐵，幾乎難捨難分。但始終我都是清醒的，到了最後關頭，我毫不困難的揮起慧劍，就把一團亂蔴似的情絲，一下斬斷了。

我和他的緣只有那麼多，我們最相愛的時候，也只有手拉手。他在遭我拒絕不久以後，很快就和另一個少女私奔了。

他是一個有婦之夫，我是爲保全他的家庭，才沒有答應他的求婚。想不到他們夫妻，這一年竟非離散不可，我想成全，也成全不到。

另一次眞正的孽緣，不久以後，終於發生。

開始時，我的頭腦完全是清醒的，那個人不適合我，我逃、逃、逃，但不單他追、追、追，還有另外的人幫他來纏我。終於，我理智全失，誤把無心漢當作有情人，我有意和他天長地久，他却存心隨時棄我而去。

當我的泥足愈陷愈深，就快不能自拔時，一場天意，救出了我。

當然，那也可以說只是一種巧合。

但，不論是天意也好，是巧合也好，總之，我就是因此而擺脫了這個我本來完全無法擺脫的人，擺脫得那麼徹底，那麼瀟灑自然。

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倉促發生，有一艘本來已經駛到了上海吳淞口外的英國輪船，因爲海港突然被封鎖，不得進入吳淞口內，只得原船退回香港。在那艘船上，他是乘客之一。

他這天在船上本來已經望見了上海，我這天在上海本來已經準備了一萬分的熱情，歡迎他回來。但是，咫尺天涯，沒有能如我的意，反而跟着獲得了他原來在欺騙我的鐵證，因此，一下我的理智就完全恢復了。

很像一場大病，忽然霍然而癒，我一身的輕快，簡直難以形容。

也很像人在惡夢中絕望，忽然一下夢醒，看見自己無恙，一切仍像原來一樣美好。我精神一振，私自慶幸不已。

好幾個月以後，他在陸上辛苦的兜了一個大圈子，回到上海。沒想到我對他已經態度大變，他苦苦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拿出證據，他才啞口無言。

人只有在被感情支配時，才會那麼盲目，那麼愚蠢。這時他看到的我，人仍和幾個月以前完全一樣，但心堅強了，不軟弱了，他知道他再欺騙不到我了。

眞險！如果輪船一帆風順，早幾分鐘駛進吳淞口，那麼，被阻攔在封鎖線外的輪船，便會是另一些與他無關與我無關的人與事。僅只幾分鐘時間的相差，扭轉了我一生的命運。

我和他一起時，體重從一百磅跌落到八十三磅，傷心失意，幾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我遭劫遭得不小，幸而終於不至淪落終身。

但假如輪船早幾分鐘駛進了吳淞口，我又見到他，一定又再被矇騙，那就淪落到底，也大有可能。

（上）

楞伽山人◆是納蘭

姚白芳

納蘭性德，字容若，清初詞人。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但是有一個頗值玩味的事，他自號楞伽山人。我們佛家不是有一部楞伽經嗎？怪不得讀他的詞如聽中宵之梵唄，比之南唐後主更似不耐紅塵。祇道是——漢宮金粉不增飛燕之妬，洛水煙波難寫驚鴻之麗。下面是他的兩闋詞，願共清賞。

浣溪沙〔大覺寺〕

燕壘空梁畫壁寒，　諸天花雨散幽關，
篆香清梵有無閒；　蛺蝶乍從簾影度，
櫻桃半是鳥銜殘，　此時相對一忘言。

浣溪沙〔大覺寺〕

拋卻無端恨轉長，　慈雲稽首返生香。
妙蓮花說試推詳；　但是有情皆滿願，
更從何處著思量，　篆煙殘燭並回腸。

這「諸天花雨」、「篆香清梵」、「慈雲稽首」、「妙蓮花說」……豈不像一個「心灰盡，有鬢未全僧。」「經聲佛火雨淒迷，未夢已先疑。」拋卻凡情的深情詞人嗎？

證嚴法師與白衣使者說法篇

靜睿

(一)自信才能達到人生的目標

「白衣天使」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對護士的稱呼，我是佛教徒，所以稱妳們爲「白衣大士」——是病患在痛苦的折磨中最熱切盼望看到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所以我說各位是白衣大士—是觀世音菩薩！

今天很高興爲大家談談「信仰」，大家都少不了信仰，無論是信自己，信他人，或者信宗教。首先談自信，人人對自己必須有信心才能達到人生的目標，我也曾經歷過妳們相同的歲月，存有幻想，抱著理想，少女時代也相過命，當年在台中有位相命師—斷命鐵嘴。偕同好友三人持着不同的追求，渴望相命師爲我們斷未來的命，記得鐵嘴爲我未來斷了命是：財富很多並擁有三部車，每天晚上會開車接先生返家，哎！如此的命是好命嗎？我不以爲然，財富人人所嚮往，但不一定能帶來幸福；夜夜開車接先生回家是恩愛，但愛得太拘泥太苦了，擁有三部車如果僅給家人方便未免太狹隘了；財富、愛、車，應該可以利益更多群衆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這就是少女時代萌發的第一希望也是自信。

(二)無常的啓示，突破了感情關

父親早年經營戲院，無論是電影或戲劇的演出無非是人生舞台一般「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早在所悟，有天，颱風來臨，屋頂的鐵皮滿天飛，街頭巷尾險象重重，父親悉心照顧每台三輪車回家，在車內感恩之心難抑，思惟着，未來該如何報答父母？

經過一個月的某天下午，父親疲憊的由外面回到辦公室躺在沙發上，醫生量血壓高至一八〇度。戲院關鎖暫停，爲使父親寧靜，即刻護送返家，誰知抵達家門時已不能行走而昏迷不醒，醫生說：「不要動他，如今腦部大血管破裂已沒指望了。」誰的主意移動父親？誰害了父親？是我！是我！炎熱的夏季，我只有點點一杯又一杯喝在天井祈禱！希望父親能轉危爲安，祈求上蒼下陣大雨去熱轉涼減輕父親的痛苦，果然，天爲之所動，傾盆大雨除熱轉涼了，摸摸父親的手脚也是涼的，經過熱敷還是涼的，原來父親已安詳去了。

家人只因迷信於「黃道吉日，子女不犯沖」，父親於次日下午三時即出殯了。受過父恩的親友披麻帶孝，台中、豐原街道上壯觀的隊伍喚不回一位地方上的大善人，母親的哀嚎喚不回好先生，子女的悲泣喚不回慈愛的父親，在風雨交作的荒山野嶺，又誰與之爲伴？與之爲伴？思潮起伏不已，人生的價值究竟何在？健壯的身體，爲人羨慕的財富，深情的妻子，孝順的女兒（親友均稱我爲孝女）……一切的一切均擁有，如今墳上的一坯土竟然就是歸宿：又想起當年陪弟弟住院七個月，院長與夫人感情甚篤，夫人病重時還爲先生擔心會承受了她的死亡！誰知太太死後百日內另結新歡，「舊悲未了，新歡已來」，諸位！妳們曾否想過死後是多麼寂寞！就此我突破了感情關，看破了人生！

(三)由迷惘步入覺悟的歸程

自從父親死後，我自責甚深，「人到至哀，欲哭無淚」，祖母問卜卦稱父親在枉死城—不該死而死的地方，更令我痛苦不堪，無法自拔。好友惟恐我神經錯亂引導我到慈雲寺爲父親超度，拜梁皇寶懺—梁武帝爲超拔皇后而請高僧大德作的懺文長達七天七夜住宿於寺院。因而體悟了生死之道—原來人的生死是隨業力而轉，「萬般帶不去，惟有業隨身」——從此不再幻想財富，名利或宇宙間除人的世界是否還有其他的世界？一切疑惑自從入了佛門有了宗教信仰後一掃而空，佛陀在圓覺經即告訴我們宇宙萬物都是循環，由人的成長，男女的性別：等現象，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即告訴我們醫學界所不能解釋的究竟之理。

自信是自重而非自大，譬如慈濟醫院的成就少不了每個人的一份力量，大家共同的努力證明，但非一定要有妳不可，就如一部車推不動時需要妳的一把力量，但非有妳，車才推得動。認識這個道理妳就有自信而不自滿了，東部醫院沒什麼人想來，而妳們來了，所以說妳們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聞聲救苦而來。

(四)佛教圓融了宇宙的生命

諸位！少女時代產生的自信奠定了現在與未來的毅力；逆境中促使我突破情關，體悟人生，走入宗教的信仰，堅持佛的教育、認識宇宙萬物的眞理。慈濟功德會成立二十三年，慈濟醫院已展業一年八個月，以及未來的護理學校、醫學院、紀念堂等，無不是賴於正確的信仰，由信仰中發揮了力量。

時間匆匆，無法詳談佛學與醫學密切關係，爲什麼說「佛是大醫王」請等待下個月的講題「妳笑，普天下的人與妳同笑；妳哭，普天下惟有妳一人哭，沒有人陪妳哭」！最後在此祝福大家身心愉快，做一位歡喜的白衣大士。（七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附註】

這篇是證嚴上人於七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於慈濟醫院會議室對全體護士的開示，每月一講，敬請留意。